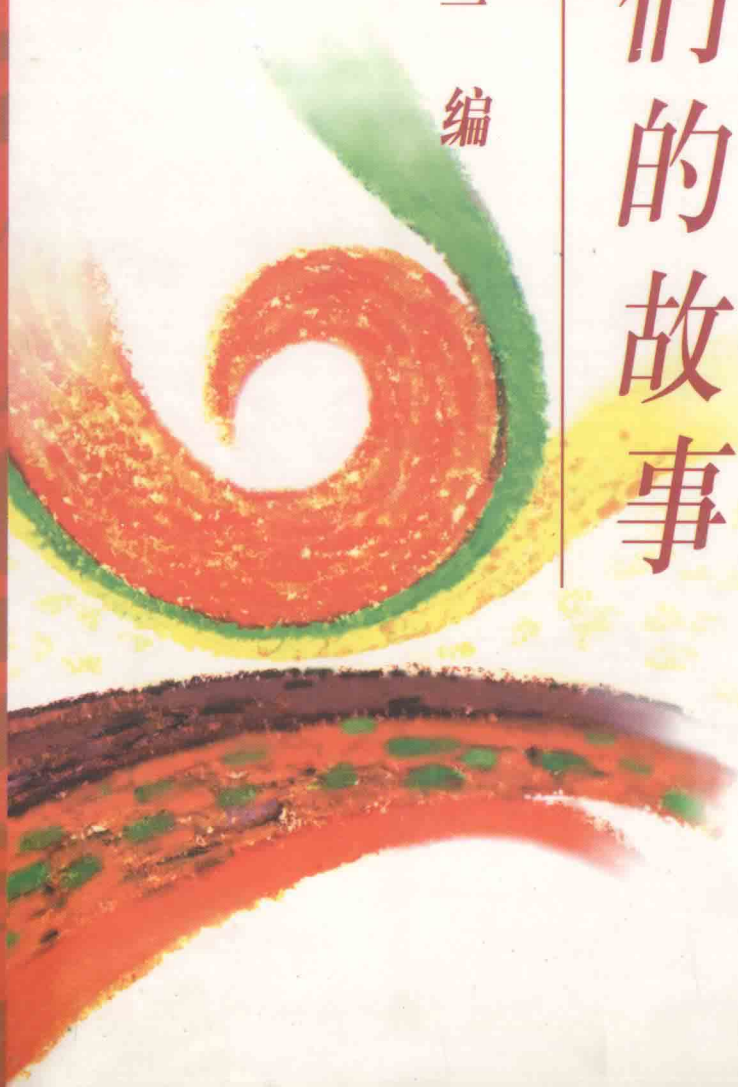




新生代石油文学优秀作品书库

冯敬兰 编

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故事

新生代石油文学优秀作品书库

冯敬兰 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的故事/冯敬兰编.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7
(新生代石油文学优秀作品书库)

ISBN 7-5063-1210-7

I. 我… II. 冯…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0106 号

我们的故事

编者: 冯敬兰

责任编辑: 张亚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27 千

印张: 9.75

插页: 2

印数: 001-3000

版次: 199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210-7/I·1198

定价: 14.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新生代石油文学优秀作品书库》（五卷本）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套书编选了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学创作上成绩突出的一百多位中青年石油作家诗人在国内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优秀文学作品一百五十多万字，分为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报告文学卷、散文卷、诗歌卷五个卷本。这套书以石油人写石油事为特色，抒发石油人情怀，展示石油人风采，体现了石油人对真善美的孜孜追求。

应该说，有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学，有石油人的地方就有文学。著名诗人李季曾经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激动人心的石油诗篇，著名作家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曾是一代石油工人最喜爱的读物。老一辈作家魏巍、刘白羽、魏钢焰、韶华等与石油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也曾为我们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篇章。但是大量石油作家的涌现，却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这些年来，他们在生产第一线一面工作，一面坚持业余创作，克服困难，积极进取，每年都有大量优秀的作品问世。但是，它们就像散落的珍珠一样，难以受到应有的瞩目，无法展示整体的魅力。现在，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正是多年以来石油文学创作成绩的一次总结，一次集中的展示。

在本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就在我们前面的时刻，这套书以丰富的内容、精美的装帧面对广大读者，不能不说是石油战线文学艺术事业的一大成果，是石油职工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同时也是广大石油作家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和新起点。

这套书命名为“新生代石油文学优秀作品书库”。新生代是一个地质学专用名词，全世界包括我国的许多油田都是新生代地质时期孕育生成的，入选本书的作者大都很年轻，是石油战线自己培养的新一代作家，这些都使新生代这个名词有了新的意义。

这套书的策划和编辑工作是由几位年轻的石油文学工作者完成的，我赞赏和支持他们对这一工作的热情态度以及辛勤努力。我相信，今后不断会有更年轻的石油作家涌现出来，不断会有更优秀的文学作品问世。

不久，我们就要跨进新的世纪。希望这套书继续出下去。

中国石油文联主席 金钟超

一九九七年三月

序

雷抒雁

一群工作、生活在石油战线的年轻人，把他们自己的故事写进了文学。这一群虔诚地热爱着文学的人，自己成了文学的主角，由读者变成了被读的对象。

《我们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集。

展示石油人的生活，从五十年代起，就在读者心目中留下过难忘的印象。但无论是写柴达木生活的李若冰、写玉门油田生活的李季以及为大庆油田写报告文学、散文的魏钢焰、演电影的张天民，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批成熟的作家穿行在钻井的塔林里。他们为石油人的精神所激励、所鼓舞，以他们熟练的笔触，记录了多姿多彩的石油生活。

这些作品带着浓厚的石油味道被陈列在文学的画廊里。

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走进石油行列里的工人、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已不是当年从军队下来的复员兵，从农村来的尚未脱盲或刚刚脱盲的“油娃”。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文学需求，是以前的石油人所无法相比的。他们已不甘只当文学的素材和读者，而是拿起了笔大胆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自己朝夕与共的人物；从而，登上文学的殿堂。

这是一些可爱的故事，是《我们的故事》。

围着杯盘狼藉的桌子，横七竖八的“草原白”空瓶子，钻井工讲述每个人传奇的遭遇。随着这些真实的故事，你便悄然走进

他们的生活和内心。善良、勇敢、对生活负有责任心，他们在最艰苦的环境下，奉献人生，也完成自己的人生追求。

妄想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也讲一个故事，在这荒原之夜给朋友听。虽不见得美丽，但真挚的倾诉，一定会打动你的心。

有的故事充满了幽默和辛辣，如《大麻二麻》，这一对同胞弟兄，因为人生的态度各异，演出的人生戏剧，便难免有喜剧和闹剧之分。

《人生的一页》，写得抒情而哀婉。苞米林子里，一个看守抽油机的青年采油工，一个尚被旧的生活禁锢着的乡村女子；通灵的狼犬，动心的笛音，使每一个相约的日子都变得美丽。小说像一首抒情诗，有热烈的向往，有默默的相爱，却没有通俗小说家想入非非的演义。小说的结尾，固然，也有《黄土地》之类电影结局的痕迹，但仍使人读后口中有一种浓浓的酸涩。

《箫声咽》和《迎春花开时》，都写了青年石油工人们的爱情向往和经历。这种爱情，不是花前月下的浪漫约会，它打着石油工人艰苦生活的深深的印记。他们的爱情显得格外的现实。在这种爱情的波折和经历中，人的品德显得本色和善良。

虽说是“故事”，但在每篇小说里，作者都试图把笔触伸进人物的精神里，展示他们心灵的轨迹和性格的特色。

冯敬兰在《迎春花开时》写一对少男少女整日厮守着一个采油树、抽油机，由互相关怀，到默默追求，到小小曲折之后的相爱；张鲁的纯洁如水，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一根绳子拴一个铃铛，他要隔壁住着的女工，晚上有急事，拉拉绳子他就醒了。张鲁知道“我”爱着那一位最终另有所图的江天驹，但他没有因为自己的所爱被夺，发展出一篇“三角”故事来。他痛苦，却以善良的祝愿给被爱的人。人们尽可以说这是古老的爱情了，但我想这爱情故事里所体现的价值观，正展示出了石油工人的人格高

度和胸怀的开阔。

看到过冯敬兰同志在一篇写得很美的散文中，谈及到小说。她说：“小说家心灵的美丑与善恶、高尚与卑下、纯净与龌龊、年轻与苍老尽在字里行间，想掩饰也是徒劳。”

这大约可以看作石油作家们对为文与做人的一个共同的看法。因为，他们的这些“故事”正好做了旁注。

我仍然用“故事”这个词，是觉得其中许多篇还需丰满和发展。只停留在“故事”阶段，就容易使人感到单薄与浅淡。小说最终还是要塑造人物，在人物的周围营造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淋漓尽致地展现人物的心灵历程。读者将在这小说里寻找到短暂的栖身地和可以相与交谈的朋友。

不重视“故事”，现在是某些小说的时髦。好的小说，即使专一写内心，也得编织一个心灵的故事。散乱的意识流如同梦呓，使许多作品吓走了读者。虽说无故事小说也属“多样化”里的一种，但我总觉得一个有深厚生活阅历的人，舍弃了生活给自己的美好经历，恐怕是一种浪费。我是一个好奇的读者，最简单的故事也会吸引我。过多的絮叨，常使人觉得你言不及义。

现在写工业题材的作品少了。难写是个老话，不畅销是新问题。工人们自己写自己，是工人阶级的领袖们从一开始就有过的教导。我觉得在过去，已有过这样的实践；在今天更有这样的可能。石油战线的文学青年们，在各个文学品类中所展现的文学才能，给了读者充分的信任 and 希望。

我们期待他们的壮大与成熟，期待他们有更优秀的作品表现他们新的生活风貌与新的精神风采。

让我们相会在你们的每一个故事里！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三日

目 录

前言	金钟超 (1)
序	雷抒雁 (3)
我们的故事	郭振荣 (1)
海祭	郭闻奇 (28)
大麻二麻	马星海 (46)
人生一页	和军校 (59)
钻塔歌	单士杭 (71)
儿子	孙柏昌 (88)
魔镜	孙柏昌 (92)
公路边上有块地	孙和林 (99)
一方水土	宿国恒 (113)
琴心	盛丹隽 (128)
石头爱人	薛 舟 (142)
呼啸的雪夜	冰 泉 (161)
寂寞	王洪江 (171)
响吻	王明新 (183)

柴油非油.....	王世伟 (188)
抒情的芦苇.....	清 雪 (201)
暖暖的雪	杨秀霞 (216)
女人的窗口.....	易希高 (232)
非人非狗	于 卓 (254)
箫声咽.....	周绍义 (263)
迎春花开时.....	冯敬兰 (282)

我们的故事

郭振荣

晚饭就这样结束了。

或许是因为刚打完一口井要搬家吧，这最后的晚餐就有点像吃大都市里的“香格里拉”什么的味道。所不同的是弟兄们绝没有先生小姐们那般的雅气，桌上杯盘狼藉，地上是横七竖八的“草原白”空瓶子。就这么喝，愣是没一个趴下的。毛坯还紧着张罗：“唉——，喝呀，这还有老白干，今儿个全都来真格的，谁他妈站着出门就……”

“别灌了。”队长苗刚一把夺过毛坯手里的空瓶子，“明个儿还得搬家，事儿还多着呢，如果大伙还有精神头咱今晚上讲故事，每人讲一个，谁讲的不精彩就罚谁喝酒，大家说怎么样？”

“行，就听队长的。”大家一阵呼应。

毛坯赶忙顺着台阶往下溜说：“那好，哥们嘴笨得跟俺爹的

棉裤腰，讲不了，咱就负责倒酒，可先得说好了，罚可得用这个大杯子。”

“就你点子多。大家都先洗吧洗吧，都上自己的床，就从我讲起，公平吧？”苗刚说。

都挺兴奋的，谁也没洗吧洗吧就都横七竖八地倒在了床上。

队长的故事

说个下乡当知青时的故事。当年我没到石油上来干的时候，下乡到黑龙江一个叫长河的农场。我所在的九分场有十个知青连，一千七八百口人，有上海人、天津人、哈尔滨人和鹤岗人。那时候我人小，连里都叫我“老疙瘩”，在连里当通讯员，就是专管伺候连长、指导员和去营部取信。

你们没下过乡不知道，那时候知青们住的比咱们石油工人还要次得多。一九六九年，林彪发了个一号命令，把农场的劳改犯调走了。我们就住进了劳改犯住过的一个旧仓库，五十多米长的上下大通铺，全连的男女生各住一半，中间钉上木板墙。

刚下乡没几天，就传达了上级给知青们做的两条规定：一是两年内不许回家探亲，二是三年内不许恋爱结婚。那时候大家对这个规定谁也不介意，你想啊，上山下乡是毛主席老人家的号召，红卫兵们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机会表现自己，好不容易把自己弄到这广阔天地来，所以只想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只想大有作为一番。根还没扎下，哪个有心思去想娶老婆看爹娘的事。

说是这么说，可到了第二个年头大伙儿就开始沉不住气了，不是想结婚，而是想回家。北大荒的冬天，赶到元旦往后，气温

也得有零下四十度。屋里没暖气，只放着四个空汽油桶，抠出个门，放上几根铁条，就叫炉子，二十四小时地烧木柴。虽说屋子里不算冷，可一出门就完蛋了，晚上尿尿都不敢走远，出门就掏家伙，门口两侧小冰山似的，几天不刨就推不开门。

到了冬天，东北人就要猫冬。知青们也是如此，不干活了连队食堂就开两顿饭。馒头是用发芽的麦子碾面做的，看着个儿挺大，一捏就没了，菜就是永远也洗不净的冻土豆。大家都懒得起来吃饭，在被窝里一躺就是一天。宿舍里死气沉沉的，躺着躺着就听见哪个角落里传来几声叹息，弄得大家心里都挺那个的。

一九七一年元旦快到了，一天早晨，指导员来到宿舍宣布了三条消息，说是省里来了上山下乡慰问团，给每人慰问二两猪肉半斤粉条。别看就二两猪肉，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肚子里只有土豆汤的我们来说可是一件高兴的事，床上床下顿时活跃起来，有几个人激动地喊起了毛主席万岁。接着指导员又宣布了第二条消息，三排一班的林庆已被省军区直接调去参军了。第三条消息是经营部批准，同意二排二班的陆小弟回上海治病。陆小弟下乡第二年就开始时不时尿床，连里卫生员说是睡大床铺的薄冻的。

指导员的三条消息一宣布完，宿舍里一下就沉寂下来，大家都趴在床头上，谁也不吭声，等指导员一走，呜的一下子响起了一片嚎啕声。

我把头缩进被窝里，用手捂住耳朵。你们知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容易被群体气氛所感染，如果当时有一个人自杀了就会有一群人跟着。我又何尝不想家？爸爸去世五年了，妈妈是个半盲人，我下乡的第二年，街道为了完成指标，又敲锣打鼓地把弟弟送到兵团。两个儿子天涯海角的，你想那是啥滋味？那个晚上我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逃跑，就是跑回来关了劳改也要回去看看妈。

打定了念头，我就起身下床，到仓库跟保管员以扣鸟为名要了两捧黄豆，回到宿舍在炉上嘞熟，装进书包。又从褥子下面摸出把镰刀。连里没人注意我，我当通讯员，夏天一天跑一趟营部，冬天三四天跑一趟，带镰刀防狼是经常的事。

第二天早晨，我跟往常一样，背着那个绣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书包出了门，一路小跑直奔营部，那儿经常有运粮的车，随便搭上去哪的车先离开这。

或许是我们的知青标志——一件知青们冬天必穿的草绿色军大衣的缘故，一位好心的拖拉机司机让我上了他的车。雪后刚晴，天干冷干冷的，没一会儿身上的大衣就被冷风刺透了，脚上虽然穿着大头鞋，脚趾头还是被冻得麻木了。我把麻袋往四周推，在身下推出个窝，这样可以挡挡风。

司机好像忘了我似的，一路上不停地往西南突突，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停下车来。满脸大胡子的司机从驾驶楼里跳了出来，我这才注意到车门上的几个字“大庆农场”。

我想下车，可怎么也站不起来。大胡子司机问：“咋还不下车？”

我说：“脚不能动了。”

大胡子司机说：“别是冻坏了吧？”说完抓住我的一只胳膊把我背下车，边背还边责怪我说：“你这人就不实在，你咋不上驾驶楼来呢？”

我什么也没说，心想：马后炮，开始你就让我进驾驶楼哪有这事了。

大胡子把我背进了一间破房子，放到热乎乎的炕上，又帮我脱下鞋，天哪，我的两只脚又红又肿跟两个大红萝卜似的。

大胡子急了，一边责怪我为啥不叫他停车，一边拎起脸盆到门外端回一盆雪：“来，搓搓，脚冻了不能用热水泡，就得用

这玩艺儿搓，慢慢地缓一会儿就缓过来了。”

搓完脚，又拿了个枕头让我躺下。这时候大胡子才想起了什么问我到哪去。

我知道再说谎就对不起人家大胡子了，就把想回天津看我妈的想法告诉了他。大胡子听说我爸已去世，我妈要失明了就心疼地说：“像你这样的家庭条件还下个啥乡吗，脚好了我用拖拉机送你去北安县，那儿有个火车站。”

在大胡子那儿呆了四天，每天他都干干茄子秧给我泡脚，脚很快就消了肿，也能下地走路了。第五天大胡子决定送我去火车站，临行还装了一袋黄豆说：“带着，不是啥好玩艺儿，给你妈煮点汤喝。”

望着大胡子，我的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萍水相逢，遇上了这样的好人，我终生也不能忘记。

在大胡子的帮助下，我终于回到了天津回到了家。终于见到我日夜思念的妈妈了，甭提我的心情有多激动。我站在我熟悉的不知迈出迈进过多少次的门前，想象着妈妈看见我时那高兴的样子。

随着一声“谁呀？”的话音儿门开了。

无论如何我也不敢想象这就是我日夜盼望见到的妈妈，头发一片花白，双手不停地摸索着问“是谁呀？”

怎么，妈已经看不见了？我的心猛地颤抖了。“妈，我是小刚呀，我回来看望您来了。”

“真是我的小刚？你怎么回来了？”妈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抱住我的头大哭一场。

我不敢说真话，怕妈操心，就说：“回来给连里办事，要住上些日子。”

“那就好，那就好，快进来让妈看看。可惜呀，妈已经看不

见了，看不见我的小刚了。”说着，妈慢慢地松开手，失望地颓坐在床上。

看着妈这憔悴的面容，恍惚的神情，我的心碎了。我想象得出这些年妈一个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自从爸爸去世，妈在生活的路上拉扯着我和弟弟踉踉跄跄往前走。如今我们都大了，妈却什么也没得到，甚至连长大的儿子也不能看上一眼。

“妈，您老别着急，我会想法给您治好病的，一定让您看到我和小弟。明天，我就去街道革委会找刘主任，请他帮帮忙把弟弟调回来。他会帮忙的，刘主任是个好人，我下乡时他不是还给我个书包吗？”

妈什么也没说，突然趴在床上失声痛哭起来，“要不是为了你们兄弟俩，妈我还活着干啥。”

那一次回家虽然没给妈治好眼睛，可我把弟弟回城的事儿给办成了。那次回到农场，我被扣上一顶“革命逃兵”的帽子，关了三个月的反省。之后，支援大庆搞了个“引嫩工程”，工程特艰苦。为了惩罚我，也为了让我“重新做人”，营里决定把我和几个“黑五类”子女一起送去。说真的，这时候我真恨不得快点离开这鬼地方，哪怕是去干再苦再累的活儿。其实人这东西是身体上累点没啥了不得，可精神上的苦累让人没法负担啊。

之后，我就去了大庆，并从此成了一名石油工人。忘说了，在去大庆的第二年秋天，我又去了大庆农场，去看大胡子，还背了两瓶好酒。可谁知道好人不长寿，大胡子在两月前的一次车祸中身亡了。

我的故事完了。

队长讲完了故事，屋里一片沉寂。胖仔眼泪汪汪地盯着天花板，小四川鼻子哧溜哧溜的，塬子躺在枕头上发呆，就那么一点

声音，那是毛坯往肚子里咕嘟咕嘟灌了几口酒。

“还讲吗？挺难受的。”胖仔问。

“讲，不会讲不难受的？”诗人说。

胖仔看看队长，队长说：“讲吧，你又没下过乡。”

胖仔看看无路可退，打起精神说：“好，讲。”

胖仔的故事

我讲的故事是听我爹说的。

一九六一年，他们刚到大庆参加会战那会儿，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油田刚开发，吃的贼困难。除了土豆还是土豆，土豆算是救了东北人的命。可光吃土豆不行，把人都吃傻了。于是队上有人提议弄只猎枪打野鸭子什么的，犒劳犒劳弟兄们。那时候我爹是钻井队的队长，那年头当队长可要比咱苗哥累得多，条件差呗。

大伙凑钱从当地一个老乡的手里买了条旧枪，每逢阴天下雨什么的不能开钻，就弄两个人出去打猎。那时候的北大荒还真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鸭飞到饭锅里，每次出去一趟就得拎回七只八只的。就这么着队上的小日子还悠忽的不错。

有一天，我爹带着人刚要出去打鸭子。卖猎枪的老乡突然来了，进门就问：“这些天我总听枪响，你们在打啥呀？”

我爹说：“野鸭子。”

老乡说：“啥玩艺儿，你们是在打野鸭子？我还以为你们买枪是为了防狼呢，要知道你们是打鸭子说啥也不会卖给你们。”

“为什么？”我爹问。

“为啥？你们打鸭子的地方在黑鱼泡吧？”